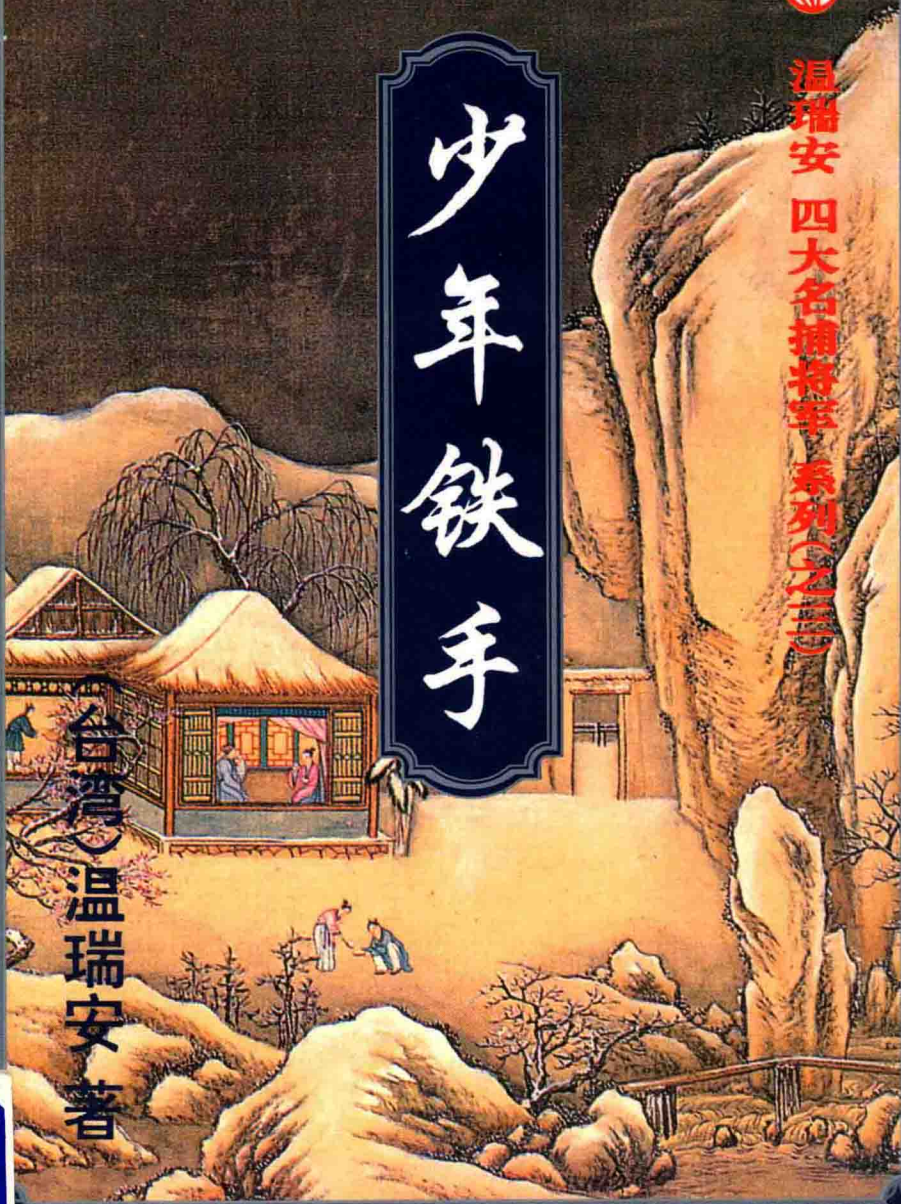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温瑞安 四大名捕将案 系列 (之三)

少年铁手

台湾 温瑞安 著





温瑞安四大名捕将军系列(之三)

少年铁手 下

(台湾)温瑞安著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谢日新

封面设计：石 华

少年铁手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温瑞安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 插页 340,000 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 7-5360-1923-8

I·1662 (上、下册) 定价:26.00 元



中国·广州

花城出版社

（下册）

菜

铁手后来没有多说话。

他在观察场中。

他在默运玄功。

——他准备只要赵好向李镜花一动手，他就立刻发出他那越远越能发挥莫大威力的掌功。

那只是“劈空掌”。

真正的“劈空掌”。

——劈空掌几乎武林中人人都会，只是铁手真正下过苦功，把平凡无奇的劈空掌练得：“相隔愈远，功力愈强！”

所以一个人不在乎有没有练得奇功，有没有习得绝技，而是在有没有真正下过苦功。——这一如酒，味道不在奇与否，而在于醇。

不过，铁手眼下所见的，却是：

奇。

奇事。

赵好摸出了“大快人参”。

“大快人参”真的很大块。

形状就像一块地瓜，大约有小孩的头那么大，略为狭长，顶上开了六张叶子，三朵大花，都是惨青惨青的颜色。

赵好的脸色很灰。

唇却很红。

这下给“大快人参”对着夕照一映，整个人都变绿了。
惨绿惨绿的颜色。

——敢情这块“人参”还是会发光的！

这一映照下，也使铁手和凤姑同时省悟了一事：
太阳快下山了。

他们不知不觉已斗了一天一夜了。

晚上，又快来临了。

——今晚可有月儿否？

本有。

但天色很坏。

远处乌云与暮云齐翻涌，然后四合。

故此夕照特别灿烂。

像纪念一场凋谢。

赵好在如此暮照之下，又做了一件奇事：至少是令人出奇——想不到他会做——的事。

他撷下其中一张参花。

塞入嘴里。

咀嚼。

凤姑身形一动。

她想要阻止。

铁手却把她按住。

他已发觉有点异样。

果然，赵好先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放到李镜花的唇上鼻下，然后他用嚼碎了的参叶敷在她的右颈侧。

铁手这时也发现了：

李镜花雪玉一样的右颈，有三个小孔，一字斜排，由上而下。

洞的颜色呈蓝。

一种淬毒于兵刃锋口上的盖。

李镜花正合着眼。

她不是睡着。

而是晕过去了。

——如果不是仍微微起伏的胸脯，真令人错以为她已经死去了。

幸好不是。

铁手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体悟：

赵好不是在害小相公。

——相反的，是用极之珍贵的“大快人参”为李镜花疗伤。

凤姑也看清楚了。

他们现在都伏在斜坡的土墩后。

贴得很近。

所以铁手可以及时制止凤姑的行动。

凤姑似也庆幸自己刚才并没有贸然行动。

因而她觉得有必要向铁手解释：

“这‘大快人参’，参花可治奇毒，增长功力，而参叶可去一切恶疾，参须则可敷外创，人参则几可起死回生、尽疗伤毒绝症，亟见功效。”

铁手颌首道：“那么说，赵好是要为小相公祛毒了。”

凤姑努着红唇道：“奇怪，赵好的心天下闻名，比唐仇还狠，只不够唐仇毒，今儿怎么这般好心起来？”

铁手没有回答。

只一笑。

他看着赵好。

他的手势。

他的动作。

——由于他是那么关注，连几绺发丝垂了下来，他都无暇用手去撩拨，反而是李镜花的秀额上黏了几条发丝，他还轻柔地用手指抹开，让它们回到发窝里。

他还没看到赵好的脸。

没看到他的眼。

更没有看到的神情。

相距实在太远。

但这已够了。

已够让人感觉出来了。

凤姑也明白了。

她明白了为什么。

——那也是为了情怀。

——而且是人类所有情怀里最来得无由的一种。

最美的一种。

这时候的李镜花，徐徐睁开了眼睛。

她好像还没弄清楚一切。

她的容貌很秀气。

甚至秀气得有点儿单薄。

不过，苍白的她，这时候因为无力而更美。

她睁开眼，就看到赵好。

她微笑了一笑。

然后看到夕阳。

夕阳真好。

之后她的眼神就遗落在夕阳照落的菜田里，仿佛她的视线就远落在那儿了，一直收不回来。

“真……美……”她柔弱地说。这是她苏醒后的第一句话。

赵好忽然站了起来。

毫不犹豫地就走向菜田。

菜色翠绿欲滴。

菜花黄得清亮，像一颗颗露珠里的夕照。

赵好跨步入菜田。

俯身。

他不是拔菜。

而是采花。

采了一手菜花。

然后回来。

这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他的眼神了。

那在夕照中的眼神。

就像夕暮一样的深情和不舍，挂在远山山腰不去，那眼神。

——连风拂到他身上，也成了多情的风。

这一下，铁手和风姑更明了了。

甚至生起了感动。

赵好向李镜花走去。

他要把手上的花送给李镜花。

——尽管那只是菜花。

突然，人影一闪，一人飞掠而下，一手已抓住李镜花鼻际的“大快人参”！

这一下，连铁手和凤姑也没料到有此一变，赵好亦猝不及防。

凤姑低呼了一声：

“唐仇！”

越来越深情的你

铁手和凤姑距离太远，要抢救已然不及。

赵好的人在这一刹那间变了。

完全变了。

他狂啸。

那啸声令麦丹拿拼命捂住耳朵，钟森明捂住了心急退。

也令李镜花双眼突然睁大，秀眉一蹙，咀角渗出血来。

可是他恍然未觉。

他一拳打向唐仇。

拳击向唐仇背后。

拳未打中，唐仇背后的衣服突然皱了。

唐仇的几绺后发亦立即白了。

铁手皱了皱眉。

——那是“老拳”！

更可怕的是：在那一声尖啸里，赵好跟他对抗时的内伤，似已复原了七七八八，这使得以内息雄长几近天下第一的铁手而言，也大为吃惊讶异。

——赵好内力之锐之烈，还超乎他的估计！

他怕李镜花遇危。

——下管落在唐仇或是赵好手里，一个是要置她死命的人，一个是情绪极不稳定的人，都不安全。

这次却是凤姑扯他伏下。

“让他们鬼打鬼去。”凤姑低声道，“我们再去收拾残局。”

的确，唐仇和赵好，都是强敌，也都是恶人。

——对付恶的方法，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去打个你死我活。

唐仇如果攫走“大快人参”，她得要付出代价：

那就是捱赵好一拳。

可是赵好的拳头是捱不得、吃不下的。

这点唐仇可比谁都清楚。

——他们毕竟是同一个师门：“我是老子”张老师的弟子。

所以唐仇立即放弃大快人参。

赵好一拳击空。

唐仇已一转身，掠到了李镜花头上。

她的右手五指，已箍住了李镜花的颈。

然后她没有再动。

至少手足都没再动。

她不想让赵好误会她已经对李镜花下毒手了——一旦赵好这样误解了，那一切都艰辛多了。

她动的只是脸容。

她笑。

笑表示友善。

她冲着赵好展开一个亮丽的笑容。

这时，钟森明和麦丹拿也看清楚了来人，一齐跪地呼道：“唐姑姑！”

这时，赵好和唐仇两人的动作，都遽然静止。

唐仇的手就在李镜花颈侧。

赵好的手已抓住大快人参。

两人的手只差一只手掌的距离。

但谁也没有再动。

谁也不敢再动。

——他们彼此之间，都很清楚对方的战力、出手和性情。如果不是真的出手，他们都不希望让对方误会自己会出手。

唐仇先说话了。

她笑容可可。

笑意晏晏。

她是先向她的部下说话的：

“你们有了赵爷赵公子，还认得我这个唐姑姑么？”

麦丹拿惶恐地道：“唐大姊哪儿的话，我们天天在等唐姑姑你过来主持大局。昨晚你把这小相公交了给我，我们死死盯着，不敢有失，布店的和尚还有米铺的老板加上那客栈的掌柜向我们发动攻击，我们都死守苦候哩！”

钟森明更抹汗地道：“我们以为赵公子跟姑姑你同在一起的，所以才——要不是……我们哪敢——”

他有很多话都不便说。

不敢说。

他知道主子的性情。

但他也不想得罪赵好。

唐仇冷笑。

她冷笑的时候更清丽，像冰，美将起来时也有人眼里一凛，心中一寒。

她笑着向赵好道：“你倒是越来越深情了。越来越深情的你，是否还记得我是你师妹？可否好好想一想，为这女娃子，是否值得？”

赵好满脸胡碴子。

他的样子其实很俊俏。

但很沉郁。

他的须脚仿佛会说话。

它吐露出来的是两个字一个形象：

潦倒。

——在一些人身上，潦倒有时候也是一种美。

由于潦倒来自对自己的彻底放弃，所以所表现出来的落拓感往往使有母性的人觉得这孩子需要依凭。

因而动心。

唐仇现在的样子，就是动心的样子。

女人在动心的时候，看人的眼神会说话。

说很多话。

还有千种风情，都在一个巧目流盼中尽吐。

赵好却很冷。

很沉。

很凝静。

他不是沉静，而是凝静——一种豹子出袭前蓄势待发的沉凝。

——静止，是为了更暴烈的行动。

他说：“放了她。”

唐仇的眼里会笑。

妒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赵好不答。

他只重复了一句：“放了她。”

同时，抓住“大快人參”的手背，已跟他颊上的青筋同时

贲起。

唐仇美目一转。

她在这一流目间看了赵好的神情、他的手筋、大快人参、那副棺椁还有李镜花。

然后她说：“你一定要救她？”

赵好点头。

唐仇的冷峭就像一匹美丽的妒兽：“就为了她，值得吗？女人里就没有比她更好的吗？”

赵好的语音是压抑的。

不但抑制着愤怒，还抑制着疯狂，这在他的声调里是完全可以听得出来的。

“你用‘三毛’伤了她？”

“是。”

唐仇直认不讳，且理所当然。

“江湖人称：‘一毛害人，二毛伤人，三毛杀人’，你三毛齐用，那是要她必死。”

“我是要她必死。我把她在‘久久饭店’擒下，交到‘人生自古谁无死棺材店’来，为的是把铁手等人引来，使他来不及上七分半楼管我们对付‘青花会’那档子事。我不要铁手、哈佛这些人真的救了这小妞。”

“可是我要救她。”

“你可以跟我拿解药。”

“我是向不求人的。”

唐仇呢声道：“以你我的交情，又何必用到‘求’字，只要你要，我都给你。”

赵好的语音像冰火一样，不像是说出来的，而似烧着凝结而成的：“以你我的交情，我也清楚你的为人：我对你若有所

求，便定会受你要胁。”

唐仇莞尔：“你又何必这样说。用‘大快人参’去救她，太也可惜。”

赵好冷冷地道：“你现在就是要胁。”

“给我。”唐仇用另一只空着的素手指了指赵好的掌中人参，“我放了。”

“你先放了。”赵好眼白多、眼黑少，可是很好看，甚至有点媚，“我给你人参。”

唐仇笑了。

笑得美美的。

她摇头：“你不是信用不好，而是情绪不太稳定，答应过的事，时常忘了，别人不晓得，咱们是同一师门的人，总是清楚不过。还是你先把人参给我吧。”

他也摇首，“你也不是不守信诺，只是心肠太毒，你只爱看人死，不爱见人活。别人你瞒得过；我是你师兄，你诳不了我。你先放了李姑娘。”

唐仇话锋一转：“你要得到这小妮子，太容易了，何必这样苦心，我一撮药粉就可以使你称心如意。”

赵好脸容一肃：“我追求她，完全以平常心，用平常人的身份，她一直不知道我是赵好，也不知道我会武功。我喜欢她，我要用我自己——而不是我身外的威名、身上的武功、身边的力量来得到她。”

唐仇嘿笑道：“感动感动，无怪乎你不惜夺大快人参来救她。”

赵好忽然瞥见李镜花眼睛里有泪光。

泪花闪烁。

他错以为唐仇使她感到辛苦。

他脸色陡白，叱：“放了她！”

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：“人死了，就不能活了，你毁掉的不过是一株人参，但我杀掉的是你心爱的人。”

赵好却说：“你杀掉的，不过是一个人，但我毁掉的事物，这一辈子你都不能再寻得。”

两人说话都狠。

都毒。

也都让人惊心动魄。

不知是因为两人太了解对方的毒和狠，还是太提防对手的行为武功，所以当赵好脸色煞白时，唐仇已准备动手；而当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时，赵好也相当惊心警惕了起来。

他们互相那么专注地提防着，以致上空回翔不已的一只鸟，他们都不曾留意。

因为暮色已四合。

山中黄昏近。

山里夜色迷。

眼前渐黑。